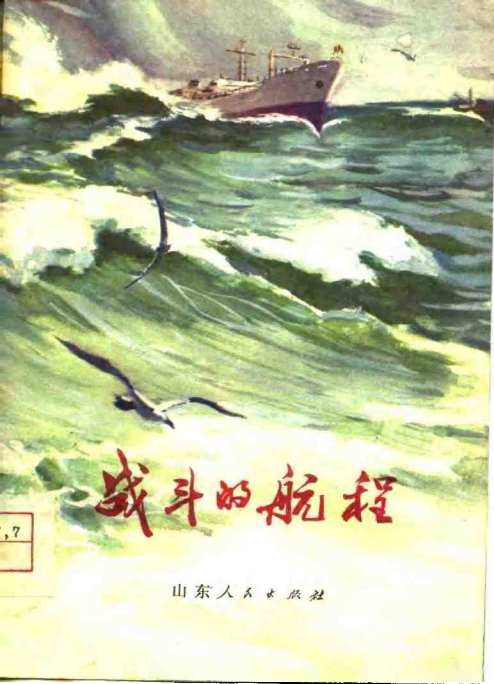




战斗的航程

山东人民出版社

战 斗 的 航 程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75年8月第1版 197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10099·181 定价：0.55元

目 录

贡 献.....	掖县农民	王永全(1)
战斗的航程.....	烟台工人	哈本厚(32)
“管队长”.....	蓬莱农民	刘大伟(53)
第一个航次.....	荣成渔民	宋 歌(72)
翡翠岛渔歌.....	威海工人	苗丰振(89)
金滩激浪.....	掖县农民	王寿成(119)
探 海.....	牟平农民	吕其遐(140)
春 燕.....	荣 成	吴德永(168)
战 冰 海.....	福 山	张允德(192)
“牛船”飞驰.....	长 岛	梁进科(216)
水 豹.....	蓬 莱	王世虎(230)
春潮澎湃.....	烟 台	郝 鉴(246)

贡 献

掖县农民 王永全

—

春风越刮越紧，大海的浪涛越翻越高。黎明前，一只小船乘风破浪向岸边冲来。高高的浪山要把小船掀翻，深深的波谷要把小船吞没。但小船却象一只勇敢的海燕，一会儿飞上浪山，一会儿冲出波谷。

驾船的是一个年青的姑娘，高个、宽肩、长圆脸，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闪烁着信心百倍的光芒，棱角分明的嘴唇给人以刚毅的感觉，白色塑料绳扎着一对短辫微微向外扎撒着，透出一股子倔强的劲头。她沉着、熟练地摇着橹，风急浪高，好象还嫌不够劲似的，你听，她唱起了革命样板戏选段：

明知惊涛骇浪险，
偏向风波江上行，
纵然是刀山火海，千难万险，
也难不倒共产党人……

她就是下乡知识青年、金银滩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凌志。

一九六八年，她初中毕业后，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到金银滩大队安家落户。三年来在党的培养和贫下中农的教育下，进步很快，前年入党，去年被选为支部副书记。

这金银滩大队座落在渤海边上，是个一千多户的大渔村。没有沿岸码头，但海中却有一道大沙梁，形成一个天然的港湾。近几年，渔业生产象长了翅膀，突飞猛进，光百十来马力的机帆船就有四五十条。出海或归来的时候，船队一字儿摆开，很长很长的，颇有气派。马达一响，鱼虾满舱，交售给国家的鱼虾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两番，对国家贡献很大。

从前，这金银滩大队正如一个老渔民所说的那样：只从海里捞银，不见地里长金，吃粮全靠国家供应。大跃进那年，他们造过地，并且长出了金灿灿的玉米、小麦，尽管产量还很低，金银滩大队的地里却第一次长金了。正当他们要继续前进，变低产为高产的时候，刮来了一股黑风。走资派说：“渔村种地是不务正业、瞎胡闹。”硬是把开垦起来的良田荒掉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中，批判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把重钱轻粮的谬论批臭了，这个渔村才又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大伙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在海滩上造了一千亩台田，取得了好收成。虽然还需要国家供应粮食，但一半儿却是自己生产的。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后，大伙又苦干一冬春，在东沙岭上抽沙换土造了上千亩地，打的粮食自给有余了。现在，家家屋篱下，除了挂着白花花

的鱼、红通通的虾外，还有一大串又一大串的金灿灿的玉米，黄橙橙的谷子。

大队革委会副主任于海舟，每逢提起这些事，嘴就合不拢，流露出一种心满意足的表情。他想的是：队里的大部分强壮劳力都经常出海作业，留在家里的都是些手脚不灵便的老人，拖着几个孩子的妇女，戴着红领巾的儿童。靠这么一帮子劳力，能干出眼下这个样子来，真是很不简单了。前些年，每年要吃国家几十万斤商品粮，这几年，一斤不用国家供应，这不就是很大贡献吗？何况每年还要向国家交售相当惊人数量的鱼虾呢？比过去、看现在，怎不叫人喜笑颜开！

然而，副支书凌志却不这样想。她的想法是：形势越好，越要抓紧批林批孔；成绩越大，越要大干快上。不能满足已经取得的成绩，要站得高，看得远，把渔村学大寨的步子加快再加快，多快好省地落实毛主席“广积粮”的指示，誓夺今年粮食产量过长江，争取今秋交售给国家五十万斤余粮，来个鱼粮双贡献。

支书老耿和其他几个支部委员都出远海捕鱼去了。不知是时间紧来不及安排家里的工作呢，还是有意让凌志独挡一面，往她肩上压压担子，把年轻人的肩膀练得更硬？反正支书老耿临走时，只是对于海舟和凌志讲了八个字：跟上形势，继续跃进。

家里的两个干部想得不一樣，工作就干不到一个点子上。凌志提出：东沙岭新造的上千亩田，就地打不出井来。要是今年老天爷反瞪眼，不下雨，来场大旱，产量就要受影响。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她主张修一条两千米长的水渠，将村北大井里的水引过来。按说，在其他平原上的大队，修条水渠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工程，掘土垫就行了。然而，这儿却全是沙，有多少水流经这儿也要渗光。这就得用砖或石头砌一道水渠。这是一项不算太小的工程。凌志的这个方案，于海舟却不同意。他的理由是：这金银滩周围除了沙土就是一眼看不到边的海水，连块石头都找不到。公社虽然有个砖瓦厂，今春生产的砖要全部用于扩建公社农具厂，想买砖不用指望。再说强壮劳力都出海了，要想干那么大的工程，要人没人、要料没料，根本就没有条件；不能讲是异想天开，但也应该说是雄心壮志有余，客观条件不足。所以，他认为这个规划是放“空炮”。

实际上，凌志并不是放“空炮”。她知道，粮食要过长江，困难是不少。但她曾经望着波浪翻滚的大海激励自己：革命老前辈过去闹革命，不能等着别人把枪送到手里再和敌人斗；今天我们搞生产建设，也不能伸着手等别人把东西送到手里再进行。没有枪，老前辈就从敌人手中夺；没有料，自己就不会发动群众动手找吗？干革命工作不能象吃面条那么容易，困难永远不会断的。只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一起来想办法，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她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这些日子里，哪一个老渔民她没登门拜访、虚心向他们求教？哪一个积极分子她没找着谈话、交心、请他们出谋献策？经过多方面的调查、走访，已从群众中找到了石料。在哪？就是前边提过的卧虎礁。

在离金银滩大队约二十海里的大海中，有一片暗礁群，方圆百十亩地大小。这礁石，涨潮淹落潮出，象潜伏在大海中的一只老虎，时隐时现，因而，这一带闯海的老渔民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卧虎礁。

大前天，与风浪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海图领着凌志他们到卧虎礁进行过“战地侦察”，进一步证明从卧虎礁上完全可以打回石头来。以后，凌志又和大伙去了几次。为了核准卧虎礁落潮时露出水面的时间和高度，昨晚，凌志又去卧虎礁泡了一宿。

此刻，虽然她自己驾舟归来，她却感到支书老耿在给她导航，老海图、于大婶等群众在帮她摇橹。

小船破浪前进，眼看就要靠岸了。凌志想：大海的风浪是被战胜了，可后边等着她的另一种风浪，一定要比这大海的风浪更考验人。但是，她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去战胜这种风浪，克服一切困难。她决定上岸后立即就去找于海舟。

远处，一群海燕搏击着风浪，向海天深处飞去。

二

事情也真不凑巧。凌志上岸后，就去找于海舟。于海舟的老伴于大婶大嗓门一亮：“咳，人家忙哟，一大早就没影了！”没办法，凌志又跑到大队部，也没找到；又到修船组、织网组，还是没有。她只好往自己家里走去。

其实，凌志哪里知道，于海舟早在她家等着她啦！他看到凌志桌子上放着一张水渠工程草图，还有三角尺、算盘子之类的东西，心里很不是滋味。他知道凌志是真想大干了。如果凌志手捧着草图，先去找他讨论研究，请他提意见，他就处于被动了。所以，他决心在这儿等着凌志，争取主动，说服凌志自动放弃这个不切合实际的计划。

他本不想看那张草图，但不知为什么，那草图上好象有一种什么吸引力，使他的眼偏向那儿瞅。他瞅着草图琢磨了老半天，也没啥挑剔的。最后，他终于发现了一个大问题：这样大的工程，得用好多人呵！

正在这时，凌志推开门走了进来。凌志一见于海舟在这儿等她，怎不喜出望外？“老于，我正要找 you 合计一下……”

于海舟知道凌志往下要说什么，忙摆着手阻止她说。他要先发制人——随即捞起桌子上的一块算盘子：“这里有笔账，咱先算算。你说咱大队共有整半劳力多少人？”于海舟也不等凌志回答，把算盘珠子拨拉得噼哩啪啦的响，又郑重地看凌志一眼，问道：“这个数对吧？”然后，他又把整劳力的总数，除去出海打鱼的，又去了织网、修船的，又去了种地的……，算一笔，记下一笔。

凌志这会儿明白了于海舟算账的目的了。他这个算法，算掉了广大贫下中农大干快上的劲头，算光了人民群众多做贡献的决心，算出来的结果只能是原地踏步走，甚至是不进打倒退。

于海舟把记下的数一笔一笔地指给凌志看，并象开导一

个执迷不悟的小学生那样说：“小凌，咱当领导的，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要象下棋一样——作统盘考虑，走着上步想着下步。你看，咱留在家里的人，没有摇橹的，也缺撒网的，哪里还有力量干那么大的工程？”

凌志打心里对于海舟那“咱当领导的”口头语反感，但她又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和他计较。她也在想一笔账，这笔账，能算红了心，算亮了眼，算足了劲，算硬了腰杆。她拿过于海舟手里的算盘子，拨弄了一阵，又递给于海舟，说：“老子，我也请你算笔账。”

于海舟不以为然地说：“可以。”

凌志说：“我说两个人，你先计算一下。”

“两个人？这还不简单。 $1 + 1 = 2$ ， $2 - 1 = 1$ 。小凌，别开玩笑。”于海舟手指头熟练地拨拉着算盘珠子，一上一下，一下一上。

凌志认真地说：“恐怕不简单吧。用加减法是算不出来的，得用乘法呀！”

于海舟稍一打愣，仍然悠然自得地拨拉着算盘珠子，催促说：“说吧。”

凌志一本正经地说：“一九五八年，老海图爷爷在筑挡浪坝工地上，一个人推的土方顶三个人。在他的带动下，两个月的工程一个月拿了下来。这一个人的工效是多少？”

于海舟手拨拉着算盘珠子，眼瞅着凌志。算盘珠子不如刚才那样响了，神情也不如刚才那么泰然自若了：他为难了，不知该怎么算好。

凌志又说：“前年，老海图爷爷又提出开辟黑风洋新渔场的建议，大队党支部采纳了。结果，咱大队那年渔业的产量超额了百分之五十。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这……”于海舟的手指头停下了，算盘珠子也不上上下下了，嘴也哑了火。

接着，凌志又说：“我再说一个人你算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时候，她是钢铁十姊妹之一。这个人，学打铁，抡起大锤赛过小伙子。从船上往下卸鱼，本来要二三十个人干的活，她给钢铁十姊妹一鼓劲，十个人拿了下來。”

于海舟听出来了，凌志说的是他家孩子他妈。为了改变一下这难堪的处境，他说：“噢，你是说我家里的。可眼下她不行了，你们不都喊她‘于大婶’了吗？光孩子、家务就够她忙活的了，不是当年那个时候了。”

“于大婶虽然家务重了，但她的思想却更新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觉悟更高了。”凌志不等于海舟有什么表示，又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队的贫下中渔修台田，抽沙换土造粮田动用的土方，如果按一立方米排队，可以绕地球转一圈；交售给国家的鱼虾比文化大革命前翻了两番。这你有法计算劳动力？”

凌志一样一样地给于海舟数算着，于海舟的手摸着算盘珠子动也不动。实在话，广大贫下中渔建设社会主义新渔村的冲天干劲和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多做贡献的积极性，于海舟用算盘珠子怎么拨拉得出来？

最后，凌志激动地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

动的锻炼，群众干社会主义大农业的冲天干劲和积极性，咱们要有充分的估计呀！大伙曾这样说，干部敢下海，我们群众就敢擒龙。群众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可咱们干部还没有真正认识到群众的力量，这多不好。毛主席曾热情赞扬广大群众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可是，我们只想到按劳力来计算人数，而看不到群众中蕴藏着无限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我们两眼只盯住粗腿大胳膊的男劳力，而看不到老年和妇女们崭新的精神面貌和崇高的思想境界。这些积极因素一旦发掘出来，就会变成那无法用具体数字来计算的巨大力量。这力量，能移山，能填海，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凌志讲得热情洋溢，于海舟听得目瞪口呆。

凌志拉开抽屉，拿出一大迭子纸，摊到于海舟跟前，说：“老于，你看群众的热情多高——这是理论小组送来的决心书，这是老年、妇女、青年的决心书。大伙一致表示，要大干苦干，重新安排金银滩。看看大伙的情绪，真叫人长志气，长勇气，长力量哪！”

凌志又把具体可以从各方面组织的人数讲了一遍，于海舟听了又吃了一惊。他想，现在要说服这个年轻人是不可能的了。就无可奈何地说：“咱可得把丑话说到头里：可不能因为修水渠影响了其他工作！”

凌志充满信心地说：“拆了东墙补西墙，顾了胸膛露脊梁的事，咱们决不干。咱一定要来个大干快上，全面跃进！”

于海舟的头动了动，——象是点头又象是摇头。

三

金银滩村南的海边上，有一排新房子，东段是修船组，西段是织网组。

海燕还没欢唱，星星还留在天上，这儿已是热闹非常了。

修船组的人们，乒乒乓乓地敲打着船钉，嗤啦嗤啦地锯着木板。虽说初春的早晨还相当冷，可他们把衣襟敞开，把帽子摘掉，头上还冒热气呢。

隔壁织网组则是另一番情景。姑娘和媳妇们谁也不吱声，谁也不说笑，忙得顾不的了。她们都憋着一股子劲，要把一天的活半天干完。只见竹梭一上一下、上下飞舞。白花的尼龙网，每人跟前堆了一大堆。

在南房檐下，红炉的火烧得正旺。胡须斑白的老海图和几个船工，正在给钢锭淬火加钢。

几天来，粮食过“长江”的战斗口号，鱼粮双贡献的革命目标，经过广泛、深入的大讨论，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人人心里都燃着一团烈火，到处都是大干快上的跃进景象。

是的，处在大跃进中的革命人民，不论男女老少，都是这样争分夺秒，力争上游地干着。

这时候，凌志在水利工地上劳动完，向修船组走来。这几天，水利工地上更是热气腾腾，火红一片。中年妇女每天

挖沙四方，还有的竟达八方。原先设想，水渠修明的，在地皮上面，大伙却说修暗的好，打起仗来还可以当地道用呢。原先计划水渠一米高，半米宽，大伙却说小了，这样只能浇二千亩地，若再造三千亩地就不够用了；不能只想一年，二年大计，要想百年大计。这些意见，有理想、有远见，多好啊！

当她来到修船组，看到大伙的干劲，心情无比激动，她正要说点什么，粗手大脚的于大婶和几个女青年扛着炸药往仓库里走去。凌志看着老海图，看着于大婶，看着大伙，眼睛湿润了。多么激动人心哪！自己没想到的，群众想到了；自己想的不周全的地方，群众想周全了；自己想到了还没有做的，群众已经无声无响地干了起来。有这样的群众，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风浪不能战胜吗？

凌志是个眼里有活的人，走到哪里都能插上手干。她见拉风箱的人取煤去了，立刻就上去补了这个缺。

老海图把几根钢棍送到火里，听见风箱拉得格外响，见火苗窜得格外高，扭头一看换上了凌志，用大手背擦了一下汗，说：“小凌哪，你出的这个主意哪正合俺这些老哥们的心意哟！”

凌志认真地说：“要讲出主意嘛，应该说是大伙听了毛主席的话想出来的。特别是您，就是第一个提出这个奋斗目标的人。”

“我？”老海图先是惊异地张大了嘴巴，接着又认真地摇了摇头。

凌志回忆说：“前年秋天，我们从粮所买粮回来，看见柳滩大队载了几船粮交售给国家。你当时对我说：‘人家柳滩大队和咱条件差不多，人家往国家送鱼还送粮，鱼粮双贡献。可咱金银滩大队只能从海里捞银，却不能叫地里长金。人家往国库送粮，咱却从国库往家拉粮，比比人家，咱脸上发烧呀！’您还说：‘他们能拌下来，咱们就能拧下来。往后，咱也要来个鱼粮双贡献。’老海图爷爷，有这事吧？”

老海图听完，放声大笑了起来，说：“你这闺女记性真好哪！”

凌志却没有笑，她使劲拉着风箱，心里想：群众听了党的话，提出的要求启发了领导，领导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站在群众的前面，带领群众前进，群众的积极性和冲天干劲又激励着领导，带领群众向着更大的革命目标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就是这样地在前进着！

一根钢钎烧红了，老海图迅速地用钳子把钢钎放在铁砧上，操起手锤指挥着几个人锻打。铁锤叮叮当当，火星飞进窜跳。

凌志看着这情景，忽然，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她脑际闪了一下：自己就是这钢钎，党和群众给自己淬了火、加了钢，期望着自己去破顽石、钻硬铁。……

于海舟这几天很不顺心。今天的事，更使他感到别扭：到水渠工地上一看，进度倒是够快的，再过一两天，就能把沟槽挖好；可是，修渠的石匠到哪找，石头又在哪儿？凭家里的这些人，到卧虎礁上能打下石头吗？到时候没石匠、没

石头，即使掘得沟槽再深再长还不是白费功夫瞎出力？

他挺不痛快地回到家里，想热汤热水的吃顿饭。可他喊了声孩子他妈，没人应声，一揭锅，留在锅里的稀饭和馒头早凉了！他叹了口气，不香不甜地啃着凉馒头，向村南走来。钻到耳朵里的是叮叮当当的铁锤声，闯进眼里的是一窜一跳的红火苗。走近一看，他眉头皱了起来。

来到修船组，他一码算，不光抽了几个人在打钢盔，修船的人还少了四分之一。怪不得挖沙的人那么多，原来是拆了东墙补西墙，抽渔业后勤的筋啊！他咽了好几口唾沫，才勉强把满肚子的火压下去，眉头上疙瘩结得更高了。

他来到织网组。这里的情形在他眼里更糟。竟没有一个人在织网，而是闹哄哄的在学着打锤、掌钎。“乱了阵，乱了营啦！”他在心里暗暗叫道。

刚才，凌志来到织网组，见大伙利用休息时间积极练打锤、掌钎，她不仅热情地赞扬了大伙的积极性，还手把手、耐心细致地教大伙打锤、掌钎的技术，鼓励他们大胆练下去。她说：“只要苦学苦练，这技术一定能学会。没有石匠的困难就一定能够解决。”

这真是路线不一样，对同一种事物就有绝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于海舟见大伙这乱哄劲，再也咽不下唾沫去了。他见自己的老婆也在那里很起劲地教别人打锤、掌钎，便气哼哼地走过去，瓮声瓮气地说：“你这么不论套数，渔网还织不织了？这还象个织网组的样子吗？”

于大婶早知道于海舟会来这一套，她“呼”地站了起来，右手握锤，左手捋腰，理直气壮地说：“你没长眼呢，还是眼瞎？”

于海舟打个愣。

于大婶又质问道：“你倒是说呀，你没长耳朵，还是被什么东西塞死了？”

于海舟仍然愣着。好半天才说：“不缺眼也不少耳朵，耳不聋，眼也不瞎，怎的？”

于大婶说：“昨天织的网，进度比过去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今天一大早到现在，把一天的活全干完了。再说质量、尺码，按规定也一点不差，一个扣紧扣一个扣，结结实实。不瞎眼，不少耳朵，怎么不看看、不听听就到这儿乱嚷嚷？”

大伙捂着嘴直笑。

于海舟后悔自己没有做调查研究就乱开炮，只好闷住不吱声。

于大婶却紧紧盯住不放：“这就是大干社会主义的新样子，可不是你那个不求前进的老样子，你把这两种样子比一比，开开脑筋吧。你也该跟人家凌志学着点，给大伙住身上浇浇油，别尽往大伙身上泼凉水。”

大伙这会儿实在憋不住了，个个放声大笑起来。

一提凌志，于海舟立刻火冲脑门子。若不是她在瞎指挥，修船组、织网组绝不会乱成这个样子。这真是路线一错什么事也要坏。他想，这事还得叫凌志好好考虑考虑。眼下要先镇住大伙。他拖着长腔说：“谁不完成定额，网的质量不好，